

夜色下的 咖啡屋

刘如心 刘志轩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长篇小说

夜色下的咖啡屋

刘如心 刘志轩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色下的咖啡屋 / 刘如心, 刘志轩著. -- 北京 :

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6. 8

ISBN 978 - 7 - 5190 - 1871 - 9

I. ①夜… II. ①刘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85135 号

夜色下的咖啡屋

作 者: 刘如心 刘志轩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金 文

责任编辑: 郭 锋

封面设计: 墨知缘

复 审 人: 王 军

责任校对: 门立伟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 - 85923033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 - 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 - 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 guof@clapnet.cn

印 刷: 济南精致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济南精致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320 千字 印 张: 22

版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90 - 1871 - 9

定 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第一章

夜色降临，华灯初上。天已立秋，到这种时候人们已吃过晚饭了，但大街上的人们仍来去匆匆，饭店里、酒馆里还是高朋满座，兴致正酣。

这是一条繁华的大街，霓虹灯闪烁，高楼从上到下都是各色灯光，轮番交替，上上下下恍惚不定，让人眼花缭乱。这是一种天才的创造，不过太多了，反而让人们觉得平常而粗俗。

李旭阳来到一个小咖啡屋，这是他们早就定好了的。他坐下来看了一下表，他来早了。“他们也许会提前到的”这不过是他的希望。他坐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，“他们一进来我就会看见了。”

几个年轻的服务员轮番来到跟前，礼貌地问他要点什么？他只好一边点头一边客气地说：“稍等，我会麻烦您的！”“我在等人，现在不麻烦您。”说得多了，李旭阳倒觉得有点儿烦了。

李旭阳之所以来得早，是内心里的烦躁叫他不愿在家里赖着。爷爷奶奶的话没完没了，无非是“先干着”，“走着说着”，可是他一百个都想到了，就是没有想到给他分配到了一个区公安局。如此大的省城，竟无我选择的余地？这也太不公平了，我一个国家重点大学的毕业生，就这么随随便便给撂那儿了？这怎么能叫我心甘情愿！看人家周祥和刘莎莎，一回来就分配到了省中心医院！

这个小咖啡屋可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。上中学时他们不知有多少次站在窗外，偷偷窥视：那帅男靓女一杯咖啡喝呀喝呀，品呀品呀，完全不像酒馆饭店里的那些汉子们，大呼小叫，一个个忘乎所以，失了态，失了身份。甚至在大街上呕吐，倒在大马路上，醉得一塌糊涂！还有那酒店里的音乐，那叫个烦人，什么流行吼什么。先是“妹妹大胆地往前走啊……”再后来是“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我在岸上走，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……”再后来是“……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……心里美得是哪个里个哪，……抱一抱那个抱一抱……”好像这世界上除了“妹妹”就没的可唱的！

就在李旭阳胡思乱想时，美妙的音符如细水流入耳畔：“好一朵茉莉花，好一朵茉莉花，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，我有心采一朵戴，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……”多么幽雅美妙动听的音乐，加上这静美的环境，这简直是在仙境！李旭阳又联想起了悉尼奥运会，张艺谋大导演精心策划的那八分钟，那是中国人的“茉莉花”，中国人的八分钟！那似神话中的小女孩儿和她唱的

《七子之歌》……啊！那是中国人的骄傲，是中国人永恒的记忆！

“好早啊，李旭阳！”来者是周祥，他身后紧跟着刘莎莎。

“女士优先了。”李旭阳先拉住刘莎莎的手握住不放，眼睛却盯着周祥说。

“你小子，满肚子坏水，大学都毕业了，还是改不了！”周祥一点也不示弱地看着李旭阳说。

李旭阳没理会周祥，他专注地看着刘莎莎。眼前的女孩的穿着打扮吸引了他。莎莎打扮得很入时，脑后再不是发辮，长长的秀发散开着，梳理的亮丽可人。裙子短，上衣长，敞开着的上衣套在纤细的胳膊上。高跟鞋是白色的，长腿穿着皮肤色的长袜，显得身材修长，时尚。

“李旭阳你有完没完？”莎莎使劲抽出了自己的那只手。

“周祥，你真有艳福啊！你看这哪里是刘莎莎？简直是一个美女、模特、五星级大宾馆里的侍女。”

“少废话，现在大街上不都是穿这些衣服吗？你是捂着眼遛街，蒙面人看世界，少见多怪！”莎莎很不以为然。

“再看看你，周祥你也太不讲究了，大医院里的大夫就穿个灰不溜秋的体恤？你怎么和人家搭伴？”

他们的对话已引来周围客人的注意。

莎莎给二位示意，他们无声地笑着坐了下来。

“哎，这咖啡屋就是好，有我们喜欢的宁静，还有让人陶醉的诗意。”周祥轻声地说。

“你是崇洋媚外吧！”莎莎笑着。

“你可知道，咖啡最早并不是出在西方，而是出自东方。叫 coffee，后来传到也门、阿拉伯半岛和埃及。在埃及很快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。西方人熟知咖啡才只有三百年，可是早在公元前八世纪，希腊诗人荷马的作品里，就已记述了这种神奇的、黑色的、味道苦涩且具有强烈刺激力量的饮料。公元前十世纪，古代伊斯兰的哲学家、医生阿维森纳，就用咖啡当作药物治疗疾病。”

“周祥，你可真有学问。”莎莎恭维周祥。

“莎莎你才知道，你没选错人！”李旭阳看了莎莎一眼。

周祥继续说：“有一个奇特的传说‘一位也门的牧羊人，在牧羊的时候，偶然发现他的羊蹦蹦跳跳，手舞足蹈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羊吃了一种红色的果子，变得焦躁不安，兴奋异常。他试着采了一些这种红果子回去熬煮，没想到满室芳香。熬成的汁液喝下以后，更是精神振奋，神清气爽。从此，这

种果实就被作为一种提神醒脑的饮料。”

“为什么西方的咖啡那么有名？”这回是李旭阳问。

“十五世纪以后，由于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一场战争，将咖啡传入欧洲。欧洲才出现了咖啡文化。荷兰人、法国人、英国人、葡萄牙人争先恐后往他们抢占的亚洲、美洲的热带殖民地移植咖啡树，并且创造他们的品牌。什么印尼麝香猫咖啡、牙买加蓝山咖啡、也门摩卡咖啡等等。多了去啦！法国的文学家巴尔扎克、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、美国的作家马克·吐温，还有法国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，他们都喜欢喝咖啡。

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咖啡品牌，云南和海南的咖啡，比他们的一点儿也不次，就是没有传出去。”

“咖啡有这么多知识和学问呀？”莎莎听得很高兴。

“莎莎，爱尔兰咖啡，有个和你有关的美妙的故事。”

“别胡说八道了！”莎莎截住了周祥。

“你不想听？”周祥盯着莎莎说。

“周祥说，我想听……”李旭阳故意大声说。

年轻的服务员把咖啡端上来：“几位还想用什么请说话。”

周祥端起杯子品了一口：“啊，味道还不错。”

莎莎忙说：“你还没放糖呢！”

“喝咖啡，第一口要喝不放糖的，先品一品咖啡本身的美妙。”周祥指点。

莎莎喝了一小口，马上苦涩让她皱起了眉头，见周祥放了一块方糖，用勺子慢慢搅动。莎莎和李旭阳照做，又催周祥：“你说呀！”

“我说什么？”

“你怎么婆婆妈妈的！”莎莎想听。

“他是逗你玩儿。”李旭阳掺和进来。

“那我就讲啦！”周祥故作神秘地说：“今天的咖啡我是专给你们要的……”

“你不是也喝了吗？”莎莎问。

“我是陪你们喝啊。”

“又讲废话！快说！”莎莎又催。

“相传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机场，有一个擅长调鸡尾酒的酒保，他邂逅了一个空姐，对她一见钟情，空姐每次来到吧台，她只随心情点不同的咖啡。从来没有点过鸡尾酒。酒保却很希望空姐喝一杯他亲自调制的鸡尾酒。怎么办呢？怎么能让心仪的空姐喝上一杯呢？他开动脑筋，苦思冥想，想

呀，想呀，于是他想到了将爱尔兰的威士忌和咖啡合在一起。就这样他发明一种味道香浓醇美的爱尔兰咖啡。酒保编制了一套私人酒水单，单子上比其他酒水多了一种爱尔兰咖啡。只是这单子只能等空姐来了，才拿出来。酒保耐心地等啊等啊，没想到耐心地等了一年，期盼的一天终于等来了，空姐还真的点了他的爱尔兰咖啡。酒保激动地流下了眼泪，他用手指将泪水拭去，然后把它顺酒杯口画了一圈。所以第一口爱尔兰咖啡的味道，总是带着思念和被压抑许久的苦涩。这位空姐，成了酒保第一位点爱尔兰咖啡的客人。”

听完了周祥讲的故事，莎莎似乎悟到了什么：“你的话里有话吧？”

“是吗，我怎么没听出来？”李旭阳瞅着莎莎笑着，又说：“有饭送给饥人，有话送给知人。难道周祥的话就是送给你的？”

周祥只是笑，没有否定。他又接着说：“爱尔兰咖啡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错误，它既是鸡尾酒，又是咖啡，威士忌和咖啡相互包容着，咖啡的芳香搭配烈酒的浓醇，看似不相配，调和起来却另有一番风景。”

莎莎再次品尝：“味道的确与其他咖啡不同。”

“你就是那个酒保吧？”李旭阳嬉笑着问周祥。

“假如我是那个酒保，她就是那个空姐喽！”周祥掩饰不住内心里的幸福。

“我……”莎莎莞尔一笑。

“莎莎，周祥可是等了你十来年了吧？”李旭阳是和莎莎说话，眼睛却飘来飘去看着这对恋人。

莎莎一时间情感涌动，红着脸，低下了头。

他们刚刚就座，就听有人喊：“我是老将随后阵了？”他们扭头看时，见赵三儿疾步走上前来。

“你们当了好几年的领导，而且专门照顾我，今天我也当回领导，给我看座！”赵三儿拿着架子大大咧咧地坐在了周祥和李旭阳的中间。

“这有什么稀罕？想当初我们不是常常坐在你的左右吗？”周祥得意地说。

“可也是。”赵三儿默认了。

赵三儿，大名赵勇，是周祥和李旭阳同班里的同学。赵勇好动，上课坐不住，嘴也不闲着，爱搭个话茬，老师讲鲁迅的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”时说：“妖魔鬼怪常常是扮着漂亮的面孔来害人的，少年的鲁迅得到了启发，认识到做人之险……”

“鲁迅要喊：叮叮开，叮叮开，妖魔鬼怪快离开！准顶事！”赵三儿的话引来大家的哄堂大笑。这是上语文课。要是上数学课，那就更叫老师生气。

老师说：得数是五十四，他就会在座位上喊：“四十五”。地理课上，老师说：“上北下南，左西右东。”他就会在下边喊：“下北上南，左东右西……”

班主任王老师四十多岁，人老实厚道，和蔼可亲，对赵勇道理讲得多，批评得少。赵勇呢，在王老师面前努力收敛自己。从不说个“不”字，只要因为他姓赵的引王老师生气了，一下课他的检查就交上来了。

“王老师：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保证以后不再串桌、说话，如果再犯，就回家。”

“王老师：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，您也原谅我不少回了，今天又让您生气了，这一次我一定好好地改。保证做到以下几条……”

像这样的“检查”，王老师攒了不少，内容大同小异。还有一回，条子上写着：“……求您原谅，请您千万不要告诉我的家长，如果再犯，我自己走人！”

王老师觉得内容有点儿怪怪的，就叫来周祥看条子，周祥看完就笑了。王老师再问，他说：“我和李旭阳吓唬赵三儿，说他再不改，老师会找他的家长。王老师，赵三儿最怕老师找家长了！”

“周祥，这个法儿不妥，还是多讲道理，像亲兄弟一样关心他才好。”

王老师自有妙法，她把任务交给当班长的李旭阳和周祥。也别说，赵勇从此收敛多了，这是因为二位班长有“绝活”：他们老是一左一右，像是赵勇的保镖，不过这保镖比主子厉害。要是赵勇不听话，他们就左右开弓，一个拉左耳，一个拉右耳，赵勇喊“饶命”了，才算了结！这只能在特殊情况之下，还要到无人之处，一般是不会动手的。更多的是二位班长给赵勇说好话：“兄弟，你也照顾一下我们，我们不——容易呀！”

“你要是今天上课再说话，我——豁出去了……”。周祥说。

赵勇急忙问：“怎么样？”他有点儿害怕了。

“我给你买一根冰棍儿。”周祥狠了狠心说。对于周祥来说，买冰棍儿，那可是个大钱，大破费了，他是从来不买零食吃的。

赵勇心里热热地，眼里含满了泪水：“周祥，你看着，我今天上课肯定不瞎叫唤！你的冰棍儿不用买。”赵勇扭头走了。

这一天赵勇上课，真的一句费话也没说。下午放学，周祥和李旭阳分手时说了个字：“行！”

他们充满了自信，二人击掌离去。

从那以后，赵勇变得多了，不过“赵三儿”这个大号成了周祥和李旭阳对赵勇的爱称。老大老二都是班长，没有人敢叫他们外号，只喊班长，于是“赵三儿”就是没有兄长的“独苗”。班长叫他“赵三儿”，大家也就喊开

了，就连王老师都喊“赵三儿”。这事儿让王老师心里高兴：班长就是班长，比老师还管事。

王老师经常在班会上表扬周祥和李旭阳，也表扬赵勇。越是表扬，越是负责任，赵三儿也对自己要求严格起来，赵三儿变了。

赵三儿没有考上大学，因为他的基础差，很难补上去。落榜以后，考了一个成人大专，接着专升了本。学的是商业管理，还真跟他的工作挂上了钩。那时他是在一家大超市，做营业员。凭着他的聪明很快被提成了部门经理，营业额在单位数第一。因为表现十分出色，他的工资一提再提，一个月下来两千多块！这在他们这一拨儿里，不管是什么学历，什么工作，到现在已经是很可观了。所以赵三儿在两位大学生面前一点儿也不气馁。

“大款点吧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？”周祥说。

“不用客气，你们只管点，吃喝我埋单。”赵三儿大方地说。

“行啊！赵三儿，今非昔比了，如今是大款的派！”刘莎莎斜着眼睛看赵三儿，还撇着嘴。

“怎么，本人什么时候当过穷光蛋？”赵三儿拍着胸脯说。

“你呀，你是贵人多忘事，那次我拿来五块钱想进来咱们喝咖啡，你们怕钱不够不敢进，你忘了？”刘莎莎逼近赵三儿大声地说。

“有这回事？我怎么不记得！”赵三儿笑着，还摸着脑袋。但说得一点儿也不硬气，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早就想起来了。

最后还是女士优先，刘莎莎点了爱尔兰咖啡，还加了特色小点心。大家随便点了，就慢慢喝起来。赵三儿的话最多，李旭阳的话最少。周祥知道他还是为自己的工作安排不开心。

“李旭阳，怎么不高兴，还是工作的事儿吧？其实哪儿也是为人民服务，慢慢来，有机会再动动。”周祥想劝劝。

“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还跟我讲大道理呢？我懂——在哪儿不是为人民服务？那我就要去国家公安部，那不是更能为人民服务吗？”李旭阳有点生气。

“我是说，你能做出成绩，叫别人刮目相看，到那时，你去国家公安部，也不是不可能！”周祥很严肃地说。

“李旭阳，你别跟别人比，你跟我比就成了，我没上过名牌儿大学，不是什么正规学历，更没有什么学位，干，就是了！你看，我现在不是活得很潇洒，很滋润？你这样的好苗子，不能长成棵大树？谁信！”赵三儿说得很平静很实在。

李旭阳觉得同学的话有理，语言朴素，直言不讳，这就是现实！他憋在心里的气一下子消了不少。

“李旭阳，王老师家挂的那幅字你还记得吗？”周祥问。

“什么字？”

“不羨前行高头马，我自悠然骑小驴。身后尚有推车汉，比上不足下有余。”听周祥说完李旭阳直点头。

“但是，我不希望你老骑小驴，还是努力骑上高头大马。”周祥激励他。

“好，好，写得好，你说得更好，我决不负众望。”李旭阳郑重表态。

“没心没肺，活着不累！李旭阳听我的。”赵三儿盯着李旭阳说。

“你说的就不对了，赵三儿你也不是没心没肺呀，不然你也熬不成现在的你！”刘莎莎真想去拽赵三儿的耳朵，如今的她又觉不好意思。

停了一会儿，李旭阳说：“谈谈你们的事吧。”李旭阳面对周祥和刘莎莎。

“我们有什么事？”刘莎莎明知故问。

“你装什么你？”赵三儿截住了刘莎莎。

“那事儿……得问她。”周祥看着刘莎莎说。

“你充什么软柿子？”刘莎莎斜了周祥一眼。

“怎么，现在就怕起老婆来了？”赵三儿瞅了周祥一眼，不依不饶地说。

“赵三儿，你不知道怕老婆的七大好处吧？你记住，有那么一天，你要娶了老婆，还是怕老婆好。我给你说，这一：怕老婆可长寿，不能抽烟，不能喝酒，不能寻欢作乐，下班回家报到，繁重家务抢着干，锻炼了身心，你不就长寿了。这二，怕老婆可省钱，你可以拿老婆当借口，拒绝狐朋狗友间的应酬。这三，怕老婆可保障社会稳定，你不敢打老婆，这会给社会增加了和谐气氛。这四嘛，怕老婆利于求职……”李旭阳打住。

“你有完没有？老婆还没娶，哪来的一二三……”周祥听得不耐烦了。

“好，我说得简单点。这五，怕老婆是一种伟大的爱，爱才怕，老婆就是上帝……这六吗？怕老婆有利与亲子关系，你在家表现好了，你的儿子就会喜欢你。最后是怕老婆的人上网最健康……”

“怕老婆和上网还有联系？”赵三儿急问李旭阳。

“你可以自觉地抵制不良网站的诱惑，你会先老婆之忧而忧，后老婆之乐而乐。你在淘宝网上搜索老婆喜欢的商品，既省钱，又让老婆开心。还可在网上搜集笑话，八卦新闻，念给老婆听，你老婆不乐的屁颠儿屁颠儿的才怪呢？到那时只有亲你的份儿了！”李旭阳说完，大家笑得前仰后合。

刘莎莎一边笑一边推李旭阳：“你可真行，哪学得这些歪理儿？”

“这可不是歪理儿，这是大报上登载的！”

“那你还知道有这几句吗？”

“您说！”李旭阳瞪着眼看刘莎莎。

“您洗耳恭听吧：女人订婚前像燕子，爱怎么飞就怎么飞。订婚后像家鸽，能飞却不敢飞远。结婚后像鸭子，想飞却力不从心！李旭阳，我们女人容易吗？”刘莎莎像质问罪人。

“您说得也有道理……”李旭阳点头说。

“什么叫‘也’有？就是有！”刘莎莎抢白说。

“对对对。”李旭阳笑着一连说了几个“对”，才算了事。这时赵三儿看着二位发出怪笑，又引起刘莎莎的警觉。

“你坏三儿笑什么？”刘莎莎朝赵三儿来了。

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赵三儿赶紧收敛怪笑：“你别生我的气，我最体贴女人，最理解女人。你信不？”

“你？就你？”这回是周祥说话了。

“你看，人家刘莎莎不问，你倒问起来了。就是，我最体贴女人，理由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女人爱上我，我也没有爱上一个女人。”

“这能说明什么？”李旭阳问。

“这说明有的女人心里很矛盾，他们怕结婚，怕被婚姻束缚。有的想找一个体贴自己的男人，又怕这个男人被别人看不起。后者喜欢的是有能耐的男人，有能耐的男人就有可能不怕女人，甚者说不定哪一天就找个小三儿回来。而这种矛盾就造成了赵三儿现象。赵三儿也和这类女人相似，注意：不过我是男性。所以没有爱上一个女人，也没有被一个女人爱上。”此时的赵三儿差不多成了一个学者。他的演讲，引起几位无声的笑，其实，这是无声的赞美。

“我算服你了，那你慢慢等着你爱的人吧！她会从天而降，那会是仙女下凡，不食人间烟火，一定不是个人间俗人！她既不怕束缚，又能体贴你，还不怕你这能人把她甩了。”刘莎莎做着鬼脸笑着。

“哎，咱说正经的，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”李旭阳把话拉回来。

“还没想。”周祥说。

“人家说，先立业后成家。”刘莎莎瞅了一眼周祥，语气稍有点酸味儿。

“不过，我想从王老师家里搬出来，妹妹大了，不方便。搬出来以后再说。”周祥说得有些身不由己。

“好啊，就搬我那儿，怕不方便，不愿和我在一起……”赵三儿看了看刘莎莎，接着说：“可以住另外一处，我有三处房，你只管挑。”赵三儿说着

做了个鬼脸儿。

“王老师她会同意吗？”李旭阳问。

二

周祥上小学时正是社会走上市场经济，不少人走上社会经商，父亲也学人家做起了买卖，可是没想到，做什么赔什么，做大赔大，做小赔少，可赔大方了。妈妈本来就看不上他，这下更是觉得他没本事！没出息！

“别人吃香的喝辣的，我这粗茶淡饭都快吃不上了。我不能就这样跟他凑合一辈子！”时间不长，她就离家出走了。说是打工去了，但从此就没再回来。

父亲气得生了一场大病，看病的钱都得借。他躺在床上，左思右想觉得没奔头。他想一死了之，可是看着儿子就心疼。他想回农村老家算了，怎么回去？老婆走了，借人家的钱还没还上，真不够丢人的！于是他挣扎着起来，去找活干。重活干不了，轻活挣钱少，好歹也得干呀！不然爷俩就没有吃饭的钱。

天黑了，街上热闹非常，家家都在准备晚上的饭。周祥做完了作业，在门口站着看来去匆匆的人们。他专注地看着一个个走过的年轻女人……太想妈妈了。他认为妈妈消了气，就会回来。他要在人群中找到妈妈，再高兴地去告诉爸爸。一家三口，和好如初，开心地过日子。穷不要紧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会上大学，挣好多钱，养活他们，过上爸妈向往的好日子。但是，周祥又失望了！

喧嚣的街市，越来越冷清，穿梭在大街小巷的人影变得稀疏，扑朔迷离。时间推走了人们，大街上的路灯却显得耀眼光亮。

这是多少天了？他记不清。失望摧残着一颗幼小的心灵，失望又似冷水一次次一遍遍冲刷他的身躯！还有那一道道射来的不相识人们的目光，电击着他的心灵。

他拿定主意，坐进门里，寻找一块静谧之地。而且下决心不看不想！但是，他怎么也挡不住妈妈那熟悉的身影，他不离不弃，一门心思地关注着门缝外的世界。

“我不是还有爸爸吗？……”无奈之际，周祥真的决心忘掉他那个忘不掉的妈妈！这是撕心裂肺的痛，还有说不明白的恨！

天很晚了爸爸才回来，他给儿子买来了孩子们爱吃的汉堡。周祥看到爸爸那黑黄的脸，心里不是滋味。已是初冬，他还出了一头的汗。

“爸，您怎么了，这冷的天还出汗，您不是病了吧？”周祥没有接爸爸送上的汉堡，而是奇怪地问爸爸。

“唉，是有点不舒服，没事儿。”爸爸把汉堡塞到儿子手里。

“爸，我不饿，您吃了吧，我吃过这种东西，不就是面包夹点火腿肠青菜嘛，没多大意思。还是您吃吧，您老是舍不得吃这，舍不得吃那。”周祥用力把那汉堡推给了爸爸。

爸爸象征性地掰了一点点，命令似地叫儿子吃下去。其实，周祥那里吃过，只不过看着人家吃罢了。

这种日子过了几个月，爸爸累得起不来了。邻居劝爸爸去医院查一查，周祥也求爸爸快去医院。爸爸在邻居面前点头答应了，等人家一走，他就对儿子说：“过几天就好了，咱可不能往医院跑！那还不知花多少钱呢！就这样吧，也就是轻一会儿，重一会儿，其实没什么大病。”

又过了几个月，周祥一看到爸爸那脸色就害怕，他已经好几天不上学了。是李旭阳来找他，才知道这事儿。周祥让李旭阳替他给班主任请假。临走时，周祥的爸爸把李旭阳叫住，说有点事儿给他说，还把儿子支开。

“旭阳，有件事我跟你讲，跟别人说还真找不到个合适的。”他说着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张纸：“这是我这几年借人家的钱，上边写得清清楚楚，这些人周祥差不多都认识，不管是多是少，都要还。我就把这希望放在儿子身上了，我，对不起他，没有给他留下遗产，反而留下了这么多的债务，亏他的太多了，对不起他呀！我这个当爸爸的……唉！看来我是活不了多久了。你把它放好，或是给了你爷爷，叫他保管。等周祥长大了，一有钱，就还人家。这张纸我交给你，我怕周祥现在知道了，就觉得我快死了，吓着他。所以，你千万别跟他说。尤其是这些日子……旭阳，你听懂了吗？”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李旭阳。

李旭阳愣在那儿，傻了。他那害怕的眼神儿，就像看着死人。

“怎么，你没听懂？”这位爸爸故意问李旭阳，他看出李旭阳心里在想什么，那是说不出的话。

“叔叔，我知道，知道……我回去就交给我爷爷。……我不会跟周祥说的，你放心吧！”李旭阳看着对方在急切等待，他忙回答。这后一句完全是为了叫这位爸爸放心。

周祥的爸爸直点头，有气无力地说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
这天，大雪铺天盖地，北风呼啸，它卷着那还没落地的雪花，疯狂地肆虐着人间大地，也就是这一天，周祥的爸爸走了！他就像随着雪花飞走了，就像被狂风刮走了！他那么不放心儿子，可是他无力回天！他留给儿子只有

那一纸密密麻麻的欠债清条！本来他还想写几句话，勉励一下儿子，但他觉得那有什么意义，那种东西，说不定让儿子痛一辈子！

天塌了！真的塌了！这一切难以名状的惆怅和失落向周祥这个刚过十岁的孩子袭来！他哭了不知多长时间，才在邻居的劝说下停了下来。站在他家门口的大人们，不少的流着眼泪，摸着周祥的头说：“太可怜了，太可怜了！”就是这些好人帮着周祥办理了他爸爸的后事。

那些日子，周祥没有自己做过饭，都是邻里邻居给他送来的。一堆一堆地摆在那张方桌上，那真叫齐全：馒头、烧饼、大饼、包子、饺子、大米饭、炸菜角、炸丸子……应有尽有。那正是冬天，吃不了也坏不了，阿姨们帮他放在筐子里。还给他送来了开水、稀饭、面条汤。周祥不愁吃喝，但是一没了人，看着爸爸妈妈的照片，他就会无声地流泪，无声地抽泣。

周祥几天不上学了，还是李旭阳告诉了王老师周祥的现状。王老师大吃一惊：“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王老师有些生气了。

“走，领我去看看周祥！”王老师拉起李旭阳的手就走。

老师的到来叫周祥感到突然，他站在那，一动不动，看着老师，不知说什么，怎么说，只有那双眼睛不听使唤地流泪……

王老师轻轻地搂过周祥，她从地上看到床上，又从床上看到桌子上，从桌子上看到墙上挂的三好学生奖状……她泪眼婆娑，越来越紧地搂着周祥……

“孩子，不用怕，老师就是你的妈妈，走，咱们回家。”王老师声音很细很轻，好像怕吓着周祥一样。王老师那只炙热的手，拉着周祥冰凉的小手，走出了那冰冷小屋，走进了自己的家。

从那天起，周祥就住在了王老师家里。别人问起时，王老师只说：“我喜欢这孩子，跟我们的倩倩做个伴。我多有福气，如今我儿女双全了！”

王老师家三口人，老两口和一个女儿。女儿叫张倩倩，小学二年级，比周祥小四五岁。倩倩从小喜欢热闹，爱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玩儿。上小学了，放学不回家，老是玩儿够了，才想起回家。所以挨吵是常事儿，可就是不改。王老师教语文课，每天除了语文作业还有每周一次的作文批改。这样一来，她也是很晚才回家。倩倩摸准了妈妈的时间，每每妈妈到家，她就在门口等了，还振振有词地说：“你老回来得这么晚，你知道我等了快一个钟头了。”语气还怪生气的样子。妈妈不说什么，实际心里明白得很，因为她做过调查研究。只不过不愿意和她多啰嗦。

周祥来了，倩倩十分高兴，哥哥比她大，功课不会，她有可问的人了，不用出门，还有人跟她聊天儿了。看上去，哥哥不但人老实，功课还好，还

是个副班长呢！他写得一手很正规的楷书，只要一闲下来就不停地写。就这一点不好，因为每到这时，妈妈肯定批评倩倩：“看看哥哥字写得多好，字是练出来的，你成天坐不住，不练怎么能写好？”

这个时候，倩倩就会偷偷地拉拉哥哥的衣服，小声说：“别写了，咱也玩儿玩儿，啊？”周祥慢悠悠地离开桌子，走出去。怕的是让王老师知道了再吵倩倩。倩倩非常喜欢周祥这一点，不给她垫砖，也不出卖她，还老是护着她。

时间一长，倩倩离不开周祥了，只要周祥出门，后边就有个尾巴，别人还不敢阻止她，那可是王老师的孩子！

有一次，是个星期天，李旭阳找周祥一起去学校玩儿篮球，周祥喊了一声：“老师，我们去玩儿篮球了！”

“哎。”王老师答应了。

“倩倩，你别去了，你的作业没写完呢！”周祥轻轻地对倩倩说。

“别吭！回来再作嘛！”倩倩不让周祥说话，给他打手势。

“那你妈找你怎么办？”周祥怕老师听见，极小声地说。

“不关你的事不就是了！”倩倩瞪了周祥一眼。

“叫她去吧，玩儿不了多长时间。”李旭阳小声劝周祥。周祥没再说话，默许了。

在球场上，倩倩的职责是捡球，她一边喊一边捡，整个篮球场她成了主角，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，也引起一阵又一阵的笑声。因为她每捡起一回球，她就要大声地笑，然后喊：“我的，我的，我捡着了！”胜利者非他莫属。

回了家，王老师批评倩倩没有按时完成作业，周祥会主动把责任拦下来：“老师！是我叫她跟我去的，不愿她。”这时的倩倩就低下头，而后不声不响地离开，而周祥还在检讨。

“你去吧，没你的事儿。”其实王老师什么都清楚。

还有一件事儿让周祥对老师无限感恩。那是他离开自己家时，王老师托人处理了周祥家的所有东西，共收回五千多块钱。她把钱存在了一个存折上，交给了周祥说：“这钱是你的，你家里所有的都在这上边了。你把它存好，上边写着你的名字。一分钱也不能动它，花钱给我要，什么时候你长大了再说。”

“老师，这钱你拿着，我在这个家里会花不少钱的，我这么小不会花钱，留着也没用。”周祥恳求地说。

“不，孩子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钱不光是人民币，它就是你家的全部，

包括你和爸妈的亲情，他们一生的心血，都在里边了。所以我说，你千万不能花这里边的一分钱！不过，我可以先给你放起来，有大事你只管说。”稍停片刻她又说：“周祥，你不要太仔细了，花得着的就跟我要，不要苦自己。”周祥没有说什么，只点头。

打那以后，隔一段日子老师就给他几块钱。有时周祥说什么也不要，说没有用项，又怕丢了。老师还是强给了他。以后老师再给，他就拿出原来的钱给老师看，说明自己确实有钱。

在学校里，只要是学校要学生交的费用，王老师会直接交给收费的老师。多次周祥用自己的钱上交时，老师会对他说：你的已经交过了。

周祥心里热热的甜甜的。就因为给周祥缴费的事，老师们都知道了王老师和周祥的关系。王老师对学生的这番爱心，受到了大家的赞许。

李旭阳后来才知道了周祥有个存折，是他家的所有。他和爷爷商量，周祥爸爸留下的借条什么时候给他合适？

李旭阳的爷爷觉得既然周祥被王老师收留，那这个纸条也该给了王老师，还想，自己也老了，不如给了王老师自己就放心了。

当王老师看了这张纸条，她想了很多。数目不算太大，近万元。存折上的那些钱，还差得不少。不对周祥说这事也不好，卖他家里的东西时，邻里邻居都知道，有钱不还人家，那算什么！可是还了这家的，不还哪家的，又该怎么跟人家交代？

王老师想来想去，要还，能还多少算多少。还不了的，也跟人家说个话儿。王老师决定这事儿跟周祥说透。

这天晚上，只有他们俩在家，老师把周祥叫到自己屋里。

“周祥，这有一件东西，你看看，不用紧张，也不用想的太多。天塌下来有老师跟你顶着。”王老师一脸的笑容，生怕周祥害怕。

周祥接过那张纸，看了半天不知是什么东西。

“这是你爸爸临走前几天给李旭阳的，这上的名字你可认识？”

周祥看了一会儿说：“大部分认识。”

“你爸爸生前借过他们的钱。俗话说‘人不死账不烂’，还有一句‘父债子还’。这你都听说过吧？”

周祥点头。

“本来这存折想让你自己留着，长大了再说。现在看起来还得用它还账了，你看行吗？”老师想听听周祥的意见。

“老师，账一定要还的，我爸爸所以留给我这个条子，那就是不让我忘了还人家的账。”周祥的眼泪慢慢地流下来。